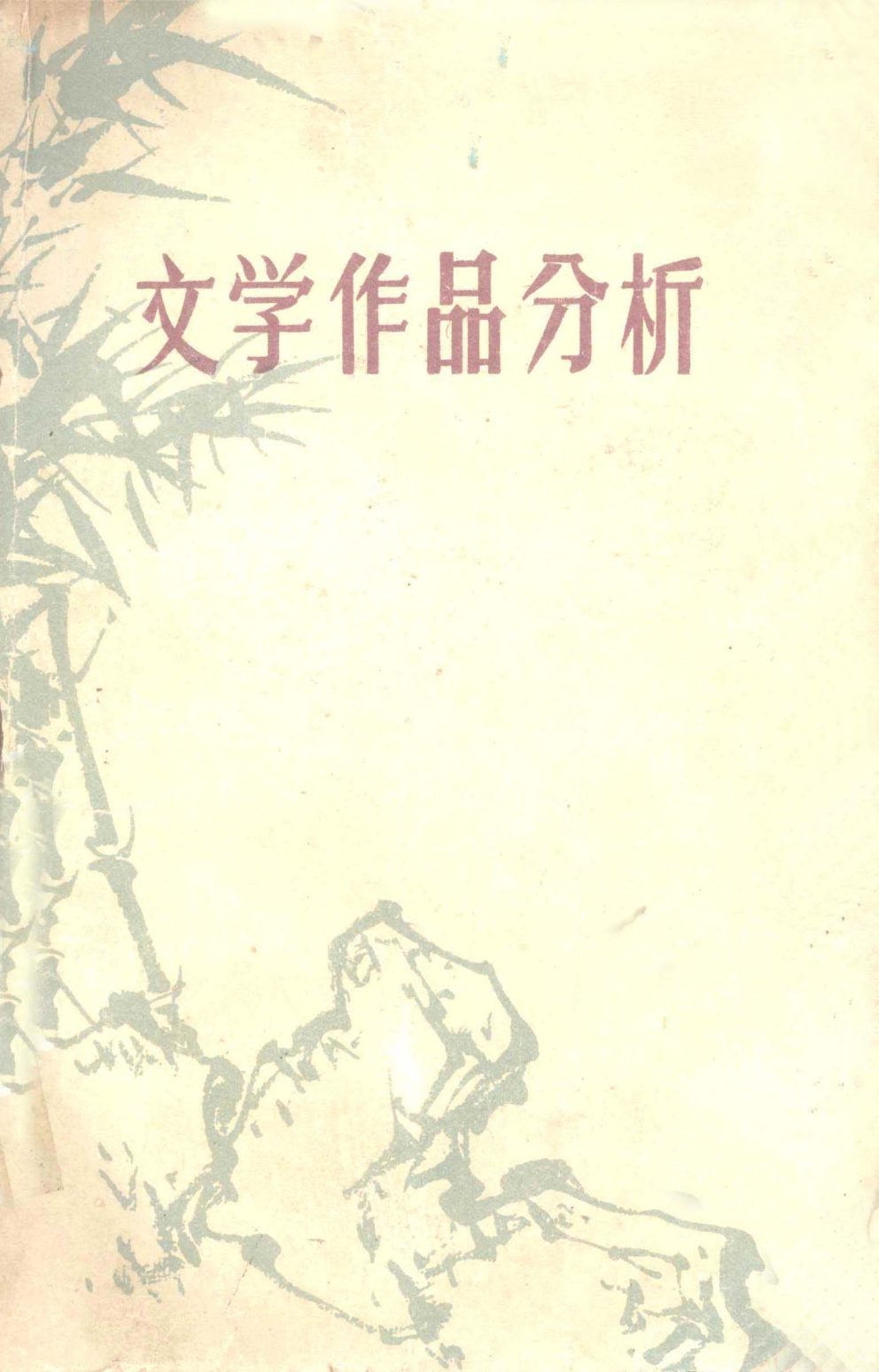


文学作品分析



文学 作品 分析

江西师范学院中國語言

文学系現代文学教研組

江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郭沫若的“鳳凰涅槃”.....	(3)
二、李季的“王貴与李香香”.....	(14)
三、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	(22)
四、魯迅的“狂人日記”.....	(31)
五、魯迅的“藥”.....	(42)
六、魯迅的“離婚”.....	(52)
七、張天翼的“華威先生”.....	(64)
八、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	(72)
九、安東諾夫的“雨”.....	(80)
一〇、克瓦斯尼次基的“形式主义者”.....	(103)
一一、何求的“新局長到來之前”.....	(112)
一二、瞿秋白的“一种云”.....	(118)
一三、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	(123)
一四、魏巍的“前進吧，祖國！”.....	(131)
一五、巴金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怀司令員”.....	(143)
一六、秦兆陽的“兩代人”.....	(149)
一七、秦兆陽的“王永淮”.....	(158)
一八、波列伏依的“保价郵包”.....	(164)
一九、波列伏依的“霧中”.....	(171)
后記.....	(182)

一、郭沫若的“鳳凰涅槃”^①

——“菲尼克司”的科美体^②

(一)

郭沫若的第一个詩集“女神”，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間主要詩作的結集，是“五四”以來影响最大的一本新詩集。“女神”出色地表現了“五四”精神。在內容上，充滿了反抗的、自由的、叛逆的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与愛國主义精神都是通过“自我”來表現的，这个“自我”，正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產物；在形式上，以奔騰豪放的筆致，雄渾洪亮的節奏；華美多采的語言，“打破一切詩的形式來寫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③，成为新詩的楷模。

“女神”通过“自我”对客观事物的感受、愿望和理想，以“自我”的革命热情來激励讀者，構成了“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色，是植根于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充分表現了反对封建主义与帝國主义的精神。“女神”中的反抗黑暗，發揚个性，爭取自由，追求光明与对自然、祖國、民族、人民的热爱，正是中國人民在“五四”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的反映。正因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是植根于现实社会，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所以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

(二)

“鳳凰涅槃”是“女神”中的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詩作之一，全篇由

①鳳凰，在許多國家的古老傳說中，是象徵著崇高，純潔的瑞鳥，在中國，鳳凰被認為是“百鳥之王”象徵著吉祥、安寧、智慧，所謂聖王出，王道行，則鳳凰見。

“涅槃”，梵語（古印度語）的音譯，意譯為“圓寂”，是永生不死的意思。

②“菲尼克司”是英文鳳凰的音譯，“科美体”是英文喜劇的音譯。“‘菲尼克司’的科美体”是鳳凰的喜劇。

③郭沫若：序我的書。

四个詩章組成：序曲，鳳凰自焚前的歌，鳳凰自焚后羣鳥的歌与鳳凰更生的歌。

將近歲尾年終、除旧布新的時候，一對鳳凰“飛來在丹穴山^①上”。丹穴山本來是個好地方，現在呈現着一片肅殺之氣：梧桐枯了，醴泉干了，“浩茫茫的大海”，“陰莽莽的平原”与“寒風凜烈的冰天”包圍着這個地方，一些生氣也沒有。

在沒有一些生氣的地方，出現了僅有的活物——一對鳳凰，他們，在哀哀的歌唱聲中不斷地活動——集積着香木。

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地方，僅有的活物的活動是為了“他們的死期將近了”，他們不辭疲倦地把香木啄出了火星，煽成香煙，火星与香煙越來越大，在陰冷淒涼中出現了光明与溫熱；然而，“他們的死期已近了！”鳳凰，不愿在陰冷淒涼的時代与地方活下去，愿意在自己努力創造出來的光明与溫熱中死去。

這是多么的莊嚴崇高呵，詩人感情昂揚到不可抑止的程度了。序曲第七節一开头，詩人用了“啊啊！”，來傾瀉他深積于內心的同情与歌頌。同情与歌頌鳳凰，那樣的安詳、从容，在低昂悲壯的歌舞中准备自焚。

鳳凰在自焚前的歌唱，是詩人激昂憤慨的呼號，替當時人們唱出了壓抑在胸中的悶氣。

詩人通過塑造的鳳的形象，控訴了、詛咒了當時的社會：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鐵！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穢如血！

這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為什麼當時的社會“冷酷如鐵，黑暗如漆，腥穢如血”呢？詩人試圖發掘它，但由於當時詩人思想上的局限性，他沒有發掘出來，只能象“天問”似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究竟為什麼，還是沒有解決。當時社會的冷酷、黑暗、腥穢是暴露了；但是解剖是不夠的。

不管這個社會為什麼會這樣冷酷、黑暗、腥穢，詩人抱着“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心情，對當時社會予以猛烈的攻擊与徹底的否定：

生在這樣個陰穢的世界當中，

^①山海經：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名曰鳳凰。

便是把金剛石的宝刀也会生鏽。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詛咒：

你膿血污穢着的屠場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羣鬼叫号着的墳墓呀！

你羣魔跳梁着的地獄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風的歌，則是以深沉的怨恨，詛咒着这毫無意义的污濁、羞辱的生活，
渴望着新的生活。

生活是在义憤填胸的痛哭中过去了，是在哀怨滿腹的默泣中过去了；
生活所留下的只是眼泪、污濁、情炎与羞辱。

生活：

好象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濤漫，

右也是濤漫，

前不見灯台，

后不見海岸，

生活，就是在这样茫茫然的大海中掙扎、斗争，虽然掙扎、斗争得

帆已破，

檣已断，

楫已飄流，

舵已腐爛，

然而还是一片茫茫的大水，还是看不見灯台、海岸。

生活，象黑夜在酣夢中昏睡，它象飄風、輕烟，不可能形成狂風，迸發
火花。

这种生活，是当时的真实寫照，詩人通过風唱出了当时人們生活的真
实情况，引起人們的共鳴，使大家來想一想，这样地生活着“有什么意思”。

有甚么意思？

有甚么意思？

癡！癡！癡！

只剩些悲哀，煩惱，寂寥，衰敗，
環繞着我們活動着的死尸，
貫串着我們活動着的死尸。

詩人用了兩句“有什麼意思？”唱出了他對生活的深惡痛絕，指出了生活的所以沒有意思，生活中“只剩些悲哀，煩惱，寂寥，衰敗”，是由於“環繞着我們活動着的死尸，貫串着我們活動着的死尸”。這正象魯迅所說的，僵尸的統治使人變成死相。魯迅是以雜文寫出的，郭沫若是以詩寫出的。

對現實生活的深惡痛絕，使鳳凰決心以自焚來埋葬那些“悲哀、煩惱、寂寥、衰敗”，獲得那“新鮮、甘美、光華、歡愛”的生活。從詛咒現實生活，同樣歸結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憤慨。

一切都已去了，
一切都要去了。
我們也要去了，
你們也要去了，

在詩中，詩人創造了崇高、堅貞、純潔的鳳凰的形象，他們生活中沒有光明與溫熱，他們生活在屠場、囚牢、墳墓、地獄中，長期的陰暗生活，使他們充滿了悲哀、煩惱。古老的罪惡統治，使社會呈現着寂寥、衰敗。鳳凰也曾東西南北，上下前後地努力探索着新的生活，也曾堅強不屈，激昂慷慨地始終反抗着罪惡社會。悲憤的控訴，徹底的否定，猛烈的攻擊，堅決的反抗，還是沒有動搖這座黑暗的牢獄，改變這種陰冷的生活，於是，鳳凰抱着“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決心，辛勤集積香木，把舊的一切，連同舊的自我，通過火與革命的洗禮獲得更生、新生。

身外的一切！
身內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請了！請了！

鳳凰所具有的堅決徹底的英雄氣概，革命樂觀主義的自我犧牲，熾烈地盼望新生活、新社會的出現的信心，是當時詩人的化身，也是我們祖國、我們民族的象徵。

然而，“死尸”們，那些卑鄙丑惡的羣鳥，非但不能理解鳳凰，而且抱着敵視的態度，嘲笑鳳凰“枉為這禽中的靈長”。它們在鳳凰走向新生中，流

露了庸俗的私念。它們是縱橫捭闔，奪權奪利的官僚政客；炫耀自己，欺騙人民的遺老遺少；凶狡殘忍，爭城爭地的軍閥獨夫；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的奴才順民；它們是夸夸其談，譁眾取寵與巧言令色、自命清高的幫閑之人。羣鳥的庸俗叫囂，更顯出鳳凰死前的崇高純潔，死時的激昂慷慨。詩人通過蔑視羣鳥的丑惡，更突出了鳳凰的形象。

羣鳥的幸災樂禍很快破產了！

鳳凰在火中更生了！

鷄鳴是鳳凰更生的前奏曲。鷄鳴象征著黎明的到來，意味着長夜已盡，世界從睡夢中覺醒。

鷄叫了，天亮了；光明、春天、生命一齊來到了，於是，“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死了的鳳凰更生了”。

鷄鳴是在晨曦中划破黑暗的清亮嘹亮的號聲，鳳凰和鳴則是在陽光普照的大地上，轟然而起的，松濤海嘯式的交響樂。

我們更生了。

我們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鳳。

鳳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更生了，我便是你，你便是我。“這個自我占據宇宙的中心，不，簡直是宇宙，是宇宙的主宰。他不但包含我，也包含你，也包含他。這是‘與天地并生，與萬物為一’的我。”^⑥ 這個“自我”，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我，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憂郁傷感的我，更不是封建主義的唯我獨

⑥周揚：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尊的我。这个“自我”，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產物，它要求自我覺醒，自由斗争，自我解放，这是当时廣大人民要求解放的產物，具有進步的、革命的意义。

郭沫若的个性解放的主張，是以泛神論^⑤为基础的。一切万物的本質更生了，由一个本質所產生的万物更生了，我、你、他，火、鳳、鳳，無分彼此地渾然一体。生活在欢乐、和諧中，这是詩人当时最高的理想。于是，詩人情不自禁地高唱“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接着，詩人一連用了三節來歌唱更生的幸福。

先用新鮮、淨朗、華美的芬芳來抒述；次用熱誠、摯愛、欢乐的和諧來抒述；再用生動、自由、雄渾的悠久來抒述。

鳳凰經過火的洗禮，獲得更生，象征著旧中國經過革命的洗禮，誕生了新中國。詩人選擇了“新鮮”、“淨朗”、“華美”、“芬芳”、“熱誠”、“摯愛”、“欢乐”、“和諧”、“生動”、“自由”、“雄渾”、“悠久”等优美的語彙，概括了理想中的新中國。

这样的概括是失之空泛的，因为它沒有具体的、階級的、歷史的內容。这是由于詩人当时思想的局限性，对现实解剖不深，所以对所要創造的新中國，也就不可能会更明确、具体。誠如詩人自己後來所說：“只是蒙矓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該怎样建立，都很蒙矓。”^⑥

当然，这是無可厚非的，不致降低詩作的价值。如果我們把詩人所用的一些最优美的語彙，和鳳凰自焚前的歌中的“冷酷”、“黑暗”、“腥穢”、“羞辱”、“飄流”、“淪漫”、“悲哀”、“煩惱”、“寂寥”、“衰敗”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詩人对黑暗现实的深惡痛絕，对光明远景的熱誠向往，是与祖國、人民的痛苦与欢乐合而为一的，这种深厚的愛國主义感情与坚强的革命信心，使詩人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提煉出崇高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今天已經實現了。这也就構成了詩作的不朽价值。

如上所述，詩人的感情十分昂揚，一直到忘我的境地：

⑤泛神論認為，神是一種無人格的，精神的基礎。神不是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在自然界本身，充滿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決定了一切事物的發展。泛神論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歷史中，曾起過積極的作用，它是無神論和唯物論的先導。

⑥郭沫若選集序言。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整个宇宙都浸在一片欢唱的海里：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这是極真挚热烈的感情，象一团火似地熊熊地燃燒着，不熄地燃燒着，点燃了人們的青春火种，賦予人們無比的力量、信心，鼓舞人們为純潔的愿望，崇高的理想而斗争。

(三)

“鳳凰涅槃”以天方古國的傳說为題材，富有幻想色彩，更便于詩人馳聘他的想象，抒發他的感受；全篇是象征性的，形象鮮明而又耐人尋味。鳳凰、羣鳥、鷄所象征的一定的对象是非常确切而又符合于民族傳統与民族心理。

鳳是雄鳥，凰是雌鳥，除了鳴聲的不同之外，他們歌唱的內容也是不同的。鳳的歌是深厚悠远的，悲憤地控訴着现实社会；凰的歌是短促跳躍的，怨恨地詛咒着现实生活，他們的共同特征則是“时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決心，与通过火的洗礼獲得更生的信心。鳳与凰的拟人化与性格特征是很生动突出的。

“鳳凰涅槃”是“女神”中最長的詩篇，以四个詩章構成。詩人以排山倒海，雄偉磅礴的气势与浩浩蕩蕩的心怀，賦予詩作以奔騰汹涌，明快流暢，細致悠远的特点。整个詩篇与各个詩章、詩節所內含的思想感情起伏不定，迴蕩不已，然而層次清楚，随着詩人借以抒發感情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

序曲的第一節，揭示了在一定的時間、空間里活動着的鳳凰，第二節寫了丹穴山的荒涼景色，第三節寫鳳凰为什么活動，慢慢地醞釀着感情，

从“他們的死期將近了”，“他們的死期已近了”，“一羣凡鳥，自天外飛來觀葬”，把讀者帶入詩的意境。

从序曲的“一羣凡鳥，自天外飛來觀葬”，到第二个詩章——鳳凰自焚前的歌，过渡得非常自然。在“飛來觀葬”之后寫了“觀”了些什么，再寫了羣鳥的“觀后感”，最后寫出了鳳凰更生的結局。詩篇虽長，然而是一气呵成的。全詩由無情的詛咒奔向热烈的贊美的感情，与高超的藝術表現，达到了和諧的統一。

在詩的藝術形式上，有的詩節，構造完全相同，音組完全相同，只是几个主要的詞不同，就表达了不同的內容：

天色昏黃了，
香木集高了，
鳳已飛倦了，
鳳已飛倦了，
他們的死期將近了。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鳳已啄倦了，
鳳已扇倦了，
他們的死期已近了！

这样，同一个基調在詩中反复回蕩，形成深長悠远的意境，使全詩更形集中、緊湊、完整。

詩人自由地、創造性地运用了各种形式，使全詩的節奏强烈而悠远，多变而和諧。以上引用的序曲的三節、六節音組完全相同。象：

鳳又啄，
鳳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滿。

扇、散、滿韵脚相同。而羣鳥歌中每節一、二、四行都是押韵的，而且是一韵到底的，很整齐、和諧。

詩人还使結構相同的詩行，有規律的、反复的，在一定的地方出現，形

成复唱，表达逐步高揚的感情。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在鳳凰更生歌中反复地歌唱着，这种整齐美，更突出了庄嚴优美的感情。

有的复唱的形式則又不同，羣鳥歌中的第一、二、三句，在六節中反复出現。

詩人还运用排句、迭句、对偶，構成整齐美，使節奏强烈、和諧。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鉄！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穢如血！

这三句相連的詩行，構成排句，可以收音量大、气势暢、感人强的效果。

迭句則是由一排字句完全相同的，相連的詩行組成。

我們更生了。

我們更生了。

.....

.....

詩節用迭句領起，顯出整齐美与强烈的感情。

啊啊！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

.....

迭句在詩節中出現，給讀者以一种循环往复，深長悠远的感受。

迭句用在詩節的結尾上，則起着余音嘹亮，經久不息的作用，象：

.....

欢唱！

欢唱！

欢唱！

詩人还运用对偶，使字句不同的兩行詩，組成一組对偶句，在全詩的暢达中顯出勻整：

帆已破，
橋已斷，
楫已飄流，
舵已腐爛，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喚，
怒了的海濤还是在海中泛濫。

詩人还运用不規則的長短詩行，以收丰富多采，而不單調呆板的效果：

昂头我向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識。
低头我向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向海，
海正揚声而鳴迥。

第一、三、五行格式相同，詩句較短；第二、四行格式相同，詩句較長；第六行則与任何一行都不同。詩句長短參差不齊，但是節奏是明朗的，“識”、“吸”、“咆”協韻。

在語言的形象加工上，詩人的用字、選詞，包羅了中外古今，达到純淨、精練、多采、优美的境地。

“鳳凰涅槃”中的比喻与隱喻不僅是形象的描繪，而且是詩人感情的抒發。像“冷酷如鉄”，“黑暗如漆”，“腥穢如血”來比喻“茫茫的宇宙”，非但是十分确切的，而且抒發了詩人憎惡的感情。用“除夕”來隱喻除旧布新，用“火”來隱喻革命，則更是詩人敏銳的联想，丰富的想象的升華。

語言的高度形象性，使“鳳凰涅槃”增強了迷人的魅力，象：

你膿血污穢着的屠場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羣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羣魔跳梁着的地獄呀！

屠場，本來就是滲透着血液的，層層的鮮血的淤積、凝固，凝固、淤積，變成了濃血，濃血記錄着屠場的罪惡深重。

他如“生在这样个陰穢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剛石的宝刀也会生鏽！”宝刀是不会生鏽的，金剛石的宝刀更不会生鏽，然而生鏽了，这个世界实在是太陰穢了，陰穢得無以复加了。

再如，“唱着哀哀的歌声飛去，銜着枝枝的香木飛來”。“哀哀”，“枝枝”意境十分深远，表現了連續不斷的情景。

有的語言，还十分准确地刻划了动作，象“昂头我向天”，“低头我向地”，“伸头我向海”。

此外，象“丹穴山”，“卽卽”，“足足”，采自古語，而“空間”，“机械”等是外來語，詩人以他的天才，把一些普通的語言組成了一幅美丽的圖。

“鳳凰涅槃”，不論从思想意义或藝術价值上說，都是“五四”以來，詩人郭沫若的不朽詩篇之一。（孔 源）

二、李季的“王貴与李香香”

“王貴与李香香”是形成李季風格特色的詩作。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所出現的好詩。周而復在評述這詩時說：“‘王貴与李香香’的出現，無疑的，是中國詩壇上一個劃時期的大事件，……不僅是題材新鮮，也不僅是風格簡明，它給我們提供了新詩寫作的嚴肅課題，說得更廣泛一點，它給我們提供了人民文藝創作實踐的方向。”

全詩以三部十二章組成。第一部以當時農民生活的苦況為背景，抒述了王貴、李香香與崔二爺的階級關係，王貴和李香香的愛情關係以及崔二爺對李香香的邪念妄想，揭示了衝突，介紹了主要人物。第二部以革命浪潮的沸騰為背景，抒述王貴的暗地參加了赤衛軍，加上崔二爺調戲李香香的被拒，使王貴、李香香與崔二爺的階級矛盾更趨尖銳，使王貴与李香香的愛情碰到暗礁。但是，紅旗插到了死羊灣，崔二爺溜走了，人民翻身了，王貴与李香香結婚了，王貴參加了游擊隊。這一部，在衝突的發展中，突出地、集中地刻畫了王貴。第三部，描述了“大紅晴天下猛雨”，崔二爺回來了，游擊隊轉移了，人民又遭到了苦難，李香香被搶去了，她抗拒着崔二爺。就在崔二爺強迫李香香與他成婚的晚上，游擊隊回來了，大獲全勝，王貴与李香香又團圓了。

詩作把人民為自己的幸福生活的鬥爭與革命鬥爭的艱苦歷程揉合在一起，以鮮艷的傳奇色彩，歌頌了勞動人民不怕犧牲及對革命事業的不可動搖的信心與堅貞不屈的高貴品質；贊美了勞動人民是熱愛生活的，懂得愛，更懂得在必要時，為了整個革命利益而暫時犧牲個人的愛情生活；表現了革命的集體利益與革命者的個人利益的一致性。

敘事詩在描繪人民生活景象，尤其是刻畫人物形象上，不象小說、戲劇那樣細致。可是，由於它採取直接抒情的方式，歌唱最感人的生活，在極為明快而富有音樂性的語言中，集中地反映了生活與深厚的思想感情，它比小說、戲劇具有更強烈的感染力。

全詩以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陝北土地革命為背景，並在具體環境

中發展情節，展開人物。壯闊的背景，濃厚的陝北鄉土氣息，使作品具有史詩的規模與強烈的真實感、親切感。

陝北，是歷史上有名的地瘠民貧的地區，尤其是三邊分區^①更是荒涼貧瘠，“一眼望不盡的老黃沙”。陝北地區雨量少，加上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幾成規律。一九二九年遭受了近百年來所未有的大旱，“一九二九年雨水少，庄稼就象炭火烤。”作者用這兩句詩，畫出了酷日當空，赤地千里的景象。這種自然災害，是地主階級造成的。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幾年功夫，就從地瘠民貧變成了豐衣足食。

土地貧瘠，加上嚴重的旱災，農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了。“掏完了苦菜上樹梢，遍地不見綠苗苗。”“百草吃盡吃樹杆，搗碎樹杆磨面面。”可以“吃”的都吃盡了；於是“二三月餓死人裝棺材，五六月餓死沒人埋！”餓死的人越來越多了，也就沒有那麼多的棺材；還沒有餓死的人也沒有錢買棺材；也可能親戚朋友都餓死了，也就沒有人來收殮。

可是，“天氣越冷風越緊，人越有錢心越狠。”地主階級對農民敲骨吸髓，農民“餓着肚子還好過，短下租子命難活！”“庄戶人的日子過不了”了，“過不了日子另打算。”

正在這時候，“陝北起了共產黨”，“領頭的名叫劉志丹，把紅旗舉到半天上。”共產黨領導農民起來革命，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力量。“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燒，紅旗一展窮人都紅了”，革命以星火燎原之勢迅速發展着，革命象雷霆電閃似地布滿了空間，“千里的雷聲萬里的閃，快里馬撒紅了個遍。”

農民有着內在的革命要求，“鬧革命的心思人人都有”，紅旗一展就把農民的內在的革命要求發掘出來了，把農民的革命力量匯集起來了，“少先隊來赤衛軍，淨是些十八九的年輕人。”“女人們走路一陣風，長頭髮剪成短辮辮。”革命改變了人們的面貌與心靈，農民武裝了自己，“二十四馬隊前邊走，赤衛軍、少先隊緊跟上。”“馬蹄落地嚓嚓響，長槍、短槍、紅辮槍。”革命繞過障礙、越過困難，大踏步地前進着，曾幾何時，革命力量壯大了，“一人一馬一杆槍，咱們游擊隊勢力壯！”“大刀、馬刀、紅辮槍，馬槍、步

^①當時陝甘寧邊區的一個分區，相當於現在一個專區的行政建制，包括：鹽池、安邊、定邊、靖邊等縣。

^②難活，陝北土話，難過之意，如今天我身子難活。並非難以活命的意思。

槍、無烟鋼。”

在以上的背景中，詩人以他的熱情與智慧，出色地塑造了王貴與李香香。

十三歲時，王貴的父親被惡霸地主崔二爺打死，他被拉去做“沒頭長工”。吃不飽，穿不暖地過着“脚手凍爛血直淌”，“沒明沒夜當牲靈”的生活，他象麥苗苗似的在嚴冬中生長，象“地頭上的沙柳”樣地依靠着茁壯的生命力生長，殘酷的生活，把他鍛煉成“身高五尺滿身都是勁”的“好後生”。“王貴雖小啥事都知道”，他不但是“身高五尺渾身都是勁”的“好後生”，他把仇恨埋在心里，要報殺父之仇，他追求着幸福的生活，與李香香這樣相愛着：“誰也沒有妹妹好”；“人里头挑人就數哥哥你”。可是崔二爺又看中了李香香，在調戲李香香碰了釘子後，就想暗算王貴。這時，“紅旗一展窮人都紅了”，王貴怀着“活活打死老父親，而今又要搶心上的人！”的仇恨，“暗里參加了赤衛軍”，階級覺悟大大提高，表現了無比的革命積極性。“白天到灘里去放羊，黑夜里開會鬧革命。”“開會來鷄子叫，十幾里路往回跑。”“白天放羊一整天，黑夜不閉一閉眼。”“身子勞碌精神好，鬧革命的心勁一滿高。”

“聽說王貴暗里鬧革命，崔二爺頭上冒火星！”崔二爺和王貴的階級矛盾更尖銳化了，衝突公開化了。於是把“放羊回來剛進門”的王貴，“五花大綁吊在二梁上”，“連着打斷了兩根紅柳棍，昏死過去又拿涼水噴。”可是，王貴對革命勝利的信心是堅定不移的，他深信“大風要吹滅你這盞破油燈”，“我一個死了不要緊，千萬個窮漢後面跟！”王貴的不怕死，宣告了崔二爺的失敗，硬的不行，崔二爺就來軟的。可是，崔二爺的“灌米湯”，更激起了王貴的憤怒。詩人通過尖銳的矛盾衝突，刻劃了王貴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與堅定不移的階級立場：“我王貴雖窮心眼亮，自己的事情有主張；”“鬧革命成功我翻了身，不鬧革命我也活不長。”“跳蚤不死一股勁地跳，管他死活就是我這命一條；”“要殺要剮由你挑，你的鬼心眼我知道；”“硬辦法不成軟辦法來，想叫我順了你把良心壞。”“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盤，想叫我當狗難上難。”

“紅旗插到了死羊灣”，莊戶人和游擊隊里應外合，一齊干了起來，“死羊灣變成了活羊灣”。幸福生活是經過了艱苦鬥爭得來的，“唐僧取經過了七十二個洞，他們倆受的折磨數不清，”王貴與李香香自由結婚了。幸福生